

中国京剧 史料编年

(1740-1949)

第十五册

李宗白 陈义敏 编



学苑出版社



国家出版基金项目
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

中国京剧史料编年 (1740—1949)

第十五册

李宗白 陈义敏 编

學苑出版社

第十五册目录

1943年 / 423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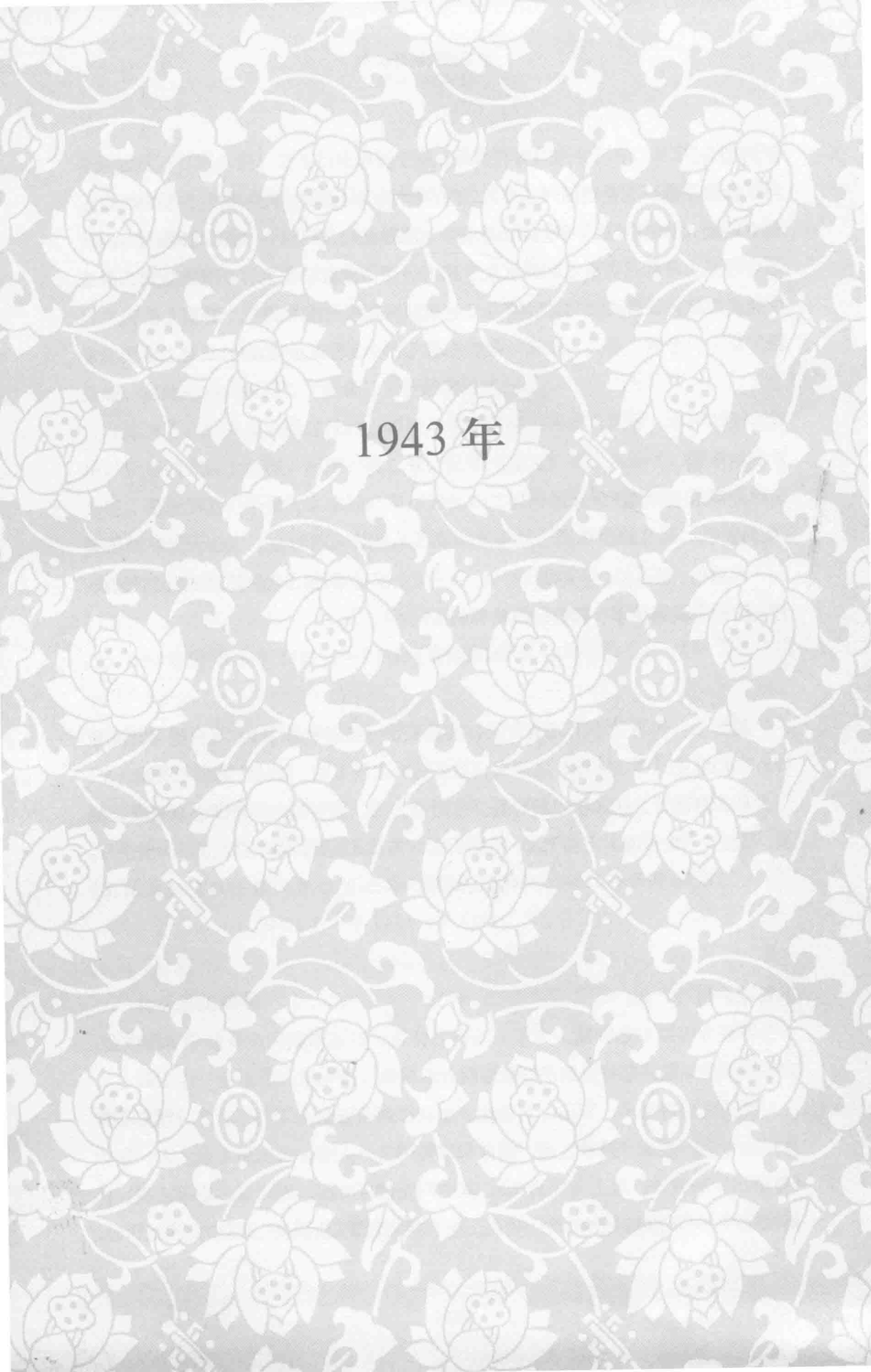
1944年 / 4273

1945年 / 4333

1946年 / 4379

1947年 / 4415

1948年 / 4475

The background of the page is a repeating pattern of stylized lotus flowers and circular motifs. The lotus flowers are depicted with multiple layers of petals, and some contain a central seed pod. The circular motifs are interspersed between the flowers, featuring a central design. The entire pattern is rendered in a light, monochromatic style against a slightly darker background.

1943 年

2月9日

延安平剧研究院公演《岳飞》。次序安排：杨家岭、中央党校、中央研究院、留守兵团司令部、王家坪、军事学院、延安大学、西北局、边区政府、管理局、市青联、生产动员大会、和平医院、医大、野战医院、鲁艺、部艺、安塞。并在文化沟口出售《〈岳飞〉公演特刊》，包括剧情介绍、技术研究、演职员表等。

艾克恩《延安文艺运动纪盛》，文化艺术出版社

1987年1月1版

2月19日

北平长安戏院

白天：

奚啸伯、侯玉兰、于莲仙（特请）……《全部杨家将》（金沙滩、双龙会双被擒、托兆碰碑、调寇夜审、打御、黑松林刺潘）。

《戏剧报》1715号，1943年2月19日

奚啸伯、侯玉兰于上元节白天，在长安演《全部杨家将》，奚自扮《托兆碰碑》之杨继业、《调寇审潘》之寇准、《黑松林》之杨延昭，助以侯玉兰之铁镜公主、王少亭之赵德芳、任志秋之前碧莲公主后寇夫人、茹富惠之马牌子、刘砚亭之潘洪、马君武《金沙滩》之杨七郎，特邀于莲仙饰萧太后，如锦上添花，如群星拱月。

《奚啸伯、侯玉兰灯节加演一场》，《戏剧报》

1714号，1943年2月18日

2月24日

锣鼓为国剧中之神髓，为东方戏剧之特色，惟迩来颇为少数新学者所误会，故不佞不惮烦琐，愿将一知半解供诸阅者。

锣鼓之功用极多，容当分别缕述。兹就锣鼓与布景上之关系言之，得知锣鼓系代表布景、撤景、换景之用，此亦印象作用之一。为锣鼓功用之最大者，譬如《打棍出箱》演毕，继上《挑华车》，其中间无信息时间，无闭幕、启幕之举。然何以知其换戏欤？斯见锣鼓之为用矣。赖有换场锣鼓以表示之。复由此换场锣鼓，

使观者觉《打棍出箱》之市街宅第的景色，经此阵锣鼓完全扫净。复因《挑华车》之上场锣鼓之作用，以为瞬息台上变成旷野之营幕。待《挑华车》岳飞及众将回营时，此剧乃又随一阵剧烈之换场锣鼓，将杀气腾腾之阵云扫除净尽。又由小锣上场之锣鼓表现一种柔和清婉安适妥帖之气象，于是《汾河湾》旦角上场矣，此际之台上，惟有小家布置之感。同一区区舞台，因几阵锣鼓而顿易其观感，其印象之深刻，及手段之经济，无与伦，较之布景、撤景、开幕、闭幕，实有优越之点。由此可知“换场”、“易景”为锣鼓功用之一也。

如《刀会》关公上船过江时，锣鼓与唢呐吹奏一种波涛滚滚、水声汨汨之音乐，于是顿觉台上汪洋，宛然一派江景。又如《水斗》唱至水仙子，锣鼓以水钹为主，星星洒洒，于是觉大水漫升与《刀会》之波涛滚滚又不同也。又如布阵之锣鼓如《安天会》、《金锁阵》等是，乃有杀气重重、阴惨黑暗之感。其他尚多，不遑枚举，要在观者细心体察耳。

《旧剧中锣鼓的表现》，《戏剧报》1702号，
1943年2月24日

2月27日

北平广德楼

勤节社夜戏：

全体合演《二本八仙得道》。

《戏剧报》1723号，1943年2月27日

2月28日

北平三庆戏院

夜戏：

杨宝森、李玉芝、李多奎、梁慧超、刘砚亭、哈宝山、李春恒、任志秋《全部杨家将》。

《戏剧报》1724号，1943年2月28日

宝华社杨宝森、李玉芝，28日之夜，在三庆演《杨家将》，自金沙灘至审潘洪。

杨自饰《托兆碰碑》之杨继业、《调寇审潘》之寇准。

《宝华社决定下期剧目》，《戏剧报》1722号，
1943年2月28日

老伶时慧宝于正月二十四日逝于北平宣南大川淀寓中。身后萧条万分，装殓几成问题。遗妻沈氏，近更落魄不堪。

《癸未梨园大事记》，《立言画刊》275期5页，
1944年1月1日

孙派须生时慧宝于昨日下午1时，在北平南横街小川甸寓所中逝世矣！享年六十二岁。身后极萧条。……按：时慧宝名炳文，号智依，为梨园先贤时小福之第四子。八岁习艺，工孙派须生，嗓音宽大洪实，为过去二十年间须生界之仅见者，能剧如《柴桑口》、《雍凉关》、《金马门》、《骂王朗》、《逍遥津》，脍炙人口。以善放长腔著称，做工则粗枝大叶，极豪放不羁。京朝名伶中，演《戏迷传》者，亦自慧宝始，自拉自唱，学孙派《朱砂痣》，一句“借灯光……”之放腔未终，台下即彩声四起。壮年时，足迹遍南北，常于上海天蟾演《七擒孟获》，使该台营业得度危局，一时传为佳话。……

民十左右，与尚小云合作于庆乐、中和，与郝寿臣合作于华乐，均仍保持头牌声势。晚岁以肝胃宿疾，致影响嗓音，始降而为坤伶挎刀，境遇已日渐颓唐矣。……迨张君秋自领一军，组织谦和社，班中制度力求复古，更以习画关系，君秋与时有师生之雅，为尊老敬师乃由赵砚奎主张，须生中有时一席，间与君秋合演大轴。……年前赴津演唱，返京后未几即宿疾复发，缠绵病榻上两月余，景况极惨，虽有各界资助，及乃甥陈少霖扶持，终至贫病以逝，惜哉！

《时慧宝昨逝世》，《戏剧报》1725号，1943年
3月1日

3月1日

《捉放》乃是一出有深奥意义的警世剧，含有指示如何识英雄处乱世的作用，不过当时习戏的人，脑筋陈腐，遂使听众心理，多替陈宫表同情，而不直曹操之所为。但细细分析起来，这一出戏，处处显出曹操的伟大，与陈宫、吕伯奢的低能，

试分别言之：

董卓在朝，十二分暴露他的篡位热，阿附者十居其八，满朝站齐了他的爪牙，当时汉室旧臣，虽亦不乏忠贞之人，但充其量无非消极抵抗，不与董卓合作而已，在这个时候，只有曹操，肝胆独具，甘作刺客，以正气打破朝野的聋哑，品格之高，如鹤立鸡群。

他刺卓不成，是夜逃亡，一路流浪到中牟县，在城门见到画影图形，他毫不畏缩，说了“大丈夫只有前进，没有后退”的豪语，问明中牟县是陈宫主政，料定陈宫不附董卓，挺身自首，大英雄胆识过人。全本《三国志》中的人物，在颠沛不得志的过程中，大都畏首畏尾，而曹操则光明磊落，究竟他同陈宫素无交情，岂能吃得准陈宫一定放他？他的自首，始终保存着历史性刺客的身份，我看到曹操城门自首一场，终嫌原编戏人草草完事，还不够把曹操的英雄抱负，尽量发挥。

中段屠吕全家，对曹操亦应有相当的认识与原谅，因曹操根本不知吕伯奢的品性。吕伯奢第一次留他的时候，他便想敷衍告辞，即陈宫亦以为他们两人环境尴尬，何必在相识的圈子里久留，既到村庄，不免心虚胆寒，吕伯奢又未曾坐下细谈，只晓得匆匆出门买酒，结纳英雄，应先交换意见，所谓英雄识英雄，双方须经一度切磋，方有互识的可能。吕伯奢对曹操只报了一个父丧之外，便入厨执壶，往市沽酒，从曹操的心理上，分明是一个乡曲，没有什么可敬仰的印象，因此一闻刀声，便疑到吕伯奢故作款留，禁操图赏，虽与他的父亲有八拜之交，但曹操之父，又不是非常人物，所交亦未必英秀，际此乱世，古道凌废，何能看重，这一点，把生死忽略，所以想到先落手为强，后落手遭殃的应变政策，刻不容缓，为自卫计，痛痛快快屠了一门。这种举动强盗做得出，英雄亦做得出，总之不是平凡人的行为，我们应原谅他不是无的放矢，更应原谅他的当时处境，他是刺董卓者，被画影图形的通缉者，而所在的地方，又是董卓统治下的一个小村落，吕伯奢又不是一个熟人，试想吕伯奢倘然是一个鼻梁涂铅粉的小丑，果然以沽酒为名，到市上引了一批人来，把曹操、陈宫拿住，听戏的人便要骂陈宫饭桶不应阻挡曹操了。

杀吕伯奢，在粗浅的看法，以为是曹操的残酷，但嚼起来，却是曹操的大仁。彼时曹操已明知杀错，于是想到老人回去，目睹家破人亡，一时要他如何当得住这个刺激，况隐匿刺客，又犯国法，哑子吃黄连，老年人如何咽得下，不如牺牲

自己的德行，慧剑一挥，送他老人家到西方，这是超度的动念、超度的行为，所欠缺者，他不曾带些做作，何不像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一样来一声叫头“啊呀，伯父”，台上台下，便不致对他愤恨了。英雄做事，往往不求甚解，曹操不是做工老生，亦无怪其然。

陈宫在这样的非常事变下，不曾认识曹操的伟大，只引出一句最平庸的质问，他说：“你杀错了他的一家，不知反悔，为何还要结果他的老命？”曹操当时对陈宫还有相当敬仰，有问不敢不答，脱口便把一生自负最警惕的哲语“宁可我负天下人，不使天下人负我”向陈宫启示了。曹操一生诡诈，少说真话，惟有这一次对陈宫吐了肺腑，总算认陈宫是他患难知己了。可是陈宫听了不嚼滋味，唱了“听他言”一段，除表示惊怖外还把曹操责怪一顿。曹操失望之余，把陈宫的估计，大打折扣，所以“宿店”不大理他，觅得安息之处，卸下宝剑，倒头便睡熟了。以曹操之多疑，那时已看定陈宫无胆害他，亦不作什么防备。陈宫果然拔剑在手，吓得发抖，对一个睡熟的曹操，还不敢下手，君子绝交，不出恶声，既然想走，何不一走了之，还要留诗讥骂，给曹操一个始亲终弃的笔据，真不漂亮，难怪曹操要光起火来，说了一声“我不杀陈宫，誓不为人也！”方把这一出《捉放》唱完。

曹操从此一步一步走上以天下为己任的大道，而陈宫呢，所走的路愈走愈狭，一直钉住吕布，到白门楼碰壁，一念之错，果真死于曹操刀下，可见乱世为人，苟全性命，只要安分守己，若抱有大志，要想做出一番事业，第一要能识人，陈宫便自害于误识曹操。

拿投机来做一个譬方，以曹操当一个投机的标准货物，刺卓出亡时的曹操，正如某种标准货物，出了横风，一泻千里，陈宫看定曹操将来必涨，便从跌风最烈时以最低盘做了多头，忽然又转了一个念头，不独多头脱手，还翻了一记空头，两面耳光，吃得他破产有余，陈宫坐定是一个投机失败者，假使多头始终在手，曹操一天涨一天，涨到封王加锡，等于条子穿出四万大关，陈宫岂不要大富大贵？投机失败，完全在于眼光不灵估计错误，陈宫可算得一个最不善投机的饭桶。苟或或苟攸都是半途下注，烧热灶之流，无不满载而归。徐庶是强迫做多头，亦一生衣食无亏。陈宫是第一个拔出苗头者，反落得荡然而亡，不足为训的陈宫在《捉放》中赤裸裸地露了他的低能，实不应派他充任这一出戏的主角。

至于吕伯奢更属荒唐，他处在乱世，本无大志，极应安分，不问世事，昨夜

做了不祥之梦，闭门避凶，才是一个老狐狸。为什么还要往大街上闲走，自寻祸水？遇见曹操，虽不曾详细明了曹操的政治生活（那时没有报纸，政治消息亦许不甚灵捷），究应晓得曹操是一个政治犯的人，他已一口否认是曹操，你又何必硬来揭穿他的真姓名？既不热中，何必杀猪宰羊，欢迎贵宾？乡下土老儿嘴里往往说得淡泊，其实吝惜盘费，懒于奔逐，一旦在门口遇见阔老，虚荣心油然而生，何尝不想拍拍马屁，求得一官半职，所以吕伯奢看见曹、陈二个大亨临门，不问底细，硬把他们迎入草堂，又苦于满腹不染经纶，不足与他们谈政治，只好土老儿做到底，拿C. R. B. 作对，冲到金门美华叫了上好的宴席，手忙足乱，无非表示殷勤。谁知他们大亨，心事重重，岂是酒肉所能买到？所以劳而无功，反引起了一场误会，断送自己老命不算，还葬送陈宫的前程，吕伯奢不啻做了一场无意识的破坏工作。在乱世时代，自问没有政治欲的人，不要瞎交大亨，他们时间很宝贵，你轧在当中干吗？曹操叫一声“看剑”，吕伯奢还不是白死？

这一出戏由我这样的分析，分明表示大英雄抱负不凡，接纳他，要忠心不二的投诚，同时又指示一个不善处于乱世的恶结果，岂不是有价值的警世社会剧么？我觉得《捉放》的主角，应属曹操，很希望编剧家采纳我的意见，把曹操场子加重，唱白加多，另行编排，赠给当代名伶如郝寿臣、侯喜瑞、金少山辈演唱，使曹操的大无畏精神，在这一出戏中充分地正面表演，而受到后世永远的敬仰。

梅花馆主按：读此文终篇，为之连浮三大白，痛快之至！钦佩之至！

畏暗《剖视〈捉放曹〉》，《半月戏剧》4卷8期，
1943年3月8日

演完《全部西厢记》后，返寓不久，有位戏剧界的老前辈来访，一开口便道：“芷苓，平时看你为人那么老诚，谁知上了台，却那样的活泼？”

当时我微微地报以一笑。事后，对这位老前辈的称道，我实在不敢当，倒是他老的这句话，勾起我一点感想。

剧人的生活，一方面是在台下，一方面是在台上。

台下的生活是我自己的，一言一动，可以完全由我自己做主，一切都出于我的本性，要怎么，便怎么。

台上的生活呢？剧人一上了台，他应该一心一德以剧中人的身份出现于观众

之前，因为观众对我所需要的是戏，说得具体一点，就是观众希望我能将剧中人“真”表演出来，由“真”而引起“善”与“美”的感觉。

所以，我上了台，那台上的我已不是我，如果说还有我的话，那仅是我的意志希望造成完整的剧中人而已。于是，剧中人要笑的时候，我便要真的笑，剧中人要哭的时候，我也不得不当着观众诸前掩面泣起来了。

真善美，是一切艺术的最高峰，对艺术素乏修养的我当然还不够资格去谈它。但由于那位戏剧老前辈那么的问话，我不禁发生了这点感想，把笔记下，以自勉！

童芷苓《真善美》，《半月戏剧》4卷8期，1943
年3月1日

3月7日

戏校女生白玉薇，此次偕李少春及群庆社全体，自出演上海天蟾舞台以来，成绩之佳，为各园之冠。本月7日由顾竹轩夫人之介，正式拜梅兰芳为师。是日，即在马斯南路梅之寓中行礼，仪式甚为简单，内行参加者有梅之弟子魏莲芳，梅当场命玉薇拜认师兄，并嘱返京后代为指点各剧。目下每日下午玉薇至梅寓，由梅为修正《宇宙锋》、《金山寺》等戏，对玉薇之拜于连泉习花旦，亦极赞同。

《白玉薇在沪拜梅兰芳为师》，《戏剧报》1740号，
1943年3月6日

3月8日

近来京角去上海，发生了一个绝大的困难，就是期满以后帮忙的问题。

过去的办法是三十六天算一个月。现在却改成算四十天，所以有许多角儿们都对这个条件，引以为头痛。其次是后台的须索过昂，因为在这帮忙的“日子”之内，已经有一天是后台所应得的，可是在满期之后，角儿们照旧得往外拿“开销”，并且这种“开销”，在后台他们的组织里，有一种规定，是“头牌”得给一千五百元沪币，“二牌”一千元，以次按身份有差，这种不能驳回的需索，也是角儿们切肤之痛，有的较比够身份的配角，都打算把这种损失加在包银里，所以包银越来越大，票价也不得不卖几十块钱一张了。

1943年

《京伶去沪的帮忙问题》，《戏剧报》1732号，

1943年3月8日

《乌龙院》即《坐楼杀惜》，为昔日老谭绝作，唱念可俱臻妙境，无隙可指，数段四平调清圆婉转尤为悦耳，为他伶所不及。出场时之“大堂上打罢了退堂鼓，衙前来了宋公明”，音清而味永，神情从容闲适，表出公暇散步神情。“自那日闲游在大街上”一段中，较他人多两句（“那富贵本非人所有，自有天爷作主张”），其“天”字之行腔，流动不可捉摸。听众人议论之后，唱“又听得众宾朋说短道长”，将“旁人”二字，改为“众宾朋”三字，词却不见佳，然却难唱，盖“旁”字行腔，用于“众”字之下，而“人”字，并无行腔，乃欲加一字，易为“宾朋”二字，且使其唱入云。以下大段原板，提承转展，极运腔之妙。转快板时，从容不迫，一气奔放，字字精圆，粒粒可数，如珠走盘，如水滴滴。做作精细，寓庄于谐，尤能传神，如碰椅子之后，惜姣说“我把你这活忘八”时，例须将头巾向下一扯，学作龟形，然在他人多用手先将头巾向下扯好，然后再缩项招手，而谭氏则只于同时用双手由耳后从上头向下一推，头巾已随之覆于额际，项已缩而臂已屈矣。此种动作，皆于“哦”字之一声中做成，与锣鼓相应，非他人每失拖泥带水之讥也。杀惜时，愤懑神情，尤能绘声绘影。总之谭氏此剧，炉火纯青，已入化境，谭氏物故，妙音绝响。今日伶人演此剧率多失之过火。按此剧虽为游戏之作，有各种滑稽表演，然究属生角，而非丑角，故必寓庄于谐乃可。此谭氏之特长，然今日继谭衣钵诸伶，如余叔岩、王又宸辈，尚可寓目，余子效颦，多见其不知量耳。

《追记谭鑫培之〈乌龙院〉》，《戏剧报》1732号，

1943年3月8日

3月11日

初学青衣，首先应学三出戏为基础：（一）《彩楼配》、（二）《教子》、（三）《祭江》。其次应学《宇宙锋》、《桑园会》、《二进宫》，然后随便学那一出都成了。按《彩楼配》，全出是西皮，有慢板、快板、二六、摇板（凡西皮之腔，占十成之七八），话白、引子、定场白，与小生对口等等的对白；所用身段，有出门进

门，叩首跪拜，上楼下楼，又有后台换衣、赶场的法子。再者，此戏的表情，用不着笑与哭，并怒嗔等等的做工。初登台之人，戏班中俗语，谓之“发僵”，此戏只要脸上越有含羞的样子越对工，表情一过火，反倒坏了。所以初学戏时，或登台演唱，此戏可以遮许多丑。《教子》系整出二簧，凡二簧所用的腔调，应有尽有，此戏可占十全。扮相系穿青褶子，系腰巾，专做露身的身段。此戏应用的表情，是哭、嗔、怒、笑均有。《祭江》系反调戏，出场七言，系二簧慢板，后倒板、回龙腔接正大段反调，完时，唱反调摇板。扮相是戴凤冠、穿蟒，有端带、上车下车等等的做工，又有在场上换衣的规矩，下场持云帚的走法。有了这三出戏做根基，凡是二簧、反调、西皮、二六、摇板，各种腔调都能会了。《宇宙锋》是西皮、反调均有之戏，兼有身段表情，可是有一定的规矩，凡一举一动，均有准地方，戏班里俗谓之“死规矩”。此戏的做工，较别的戏的做工好做一点儿。《桑园会》是欲学《汾河湾》、《跑坡》两出戏的模范，也是比那两个戏有一定的准地方，又是西皮戏中最费嗓子的戏。惟《二进宫》虽无有多少身段，可是三人对唱之戏，练习板眼，非此戏不可；又是二簧，很费嗓子。除《二进宫》外，还有三出，是非有真实气力，并高矮音全有的嗓子，万唱不了，乃《骂殿》、《教子》、《祭塔》这三出二簧戏，无论多好听的嗓子，唱不了这三出戏就不能算好嗓子（坤伶与男伶不同的嗓子在此例外）。还有初学戏时的万不能学的三出，就是《玉堂春》、《汾河湾》、《探母》。《玉堂春》与《探母》两出学成之后，纵然你登台演过了，此后再唱别的青衣戏，穿上披准保连水袖都抖不起来。《汾河湾》虽然是上韵的话白，可是与他戏有许多不同的地方。只有一出《戏凤》稍相近些。要练习话白，把前几出戏学成之后，应学《宝莲灯》，是正当的入手。要是一入手，先忙着学《玉堂春》等等的戏，俗语有云：“非坏了嗓子不可。”最性急，也得把《彩楼配》、《教子》二出学好，再挑着别的戏学。请看近年舞台，享大名的旦角，那一个不是由《彩楼配》、《教子》学起的，万没有学会《起解》、《玉堂春》登了台，从此就占了旦角的头把交椅。不信请打听，由前清咸丰年至于今，准保无有一个是这么唱红了的。此专说青衣一门。凡由花旦或别的行改的而演唱青衣，又另是一回事，不能算由根本上成的功！

《学青衣戏次序》，《戏剧报》1735号，1943年

3月11日

〔本报特讯〕上海各戏院，演唱大戏者，大致可分为两派：一派以彩头擅场者，有共舞台与大舞台二家；一派以京角取胜者，有黄金、更新、天蟾、皇后、金城等五家……旧正月，黄金由盖叫天、叶盛章主演《三岔口》，连演六天，场场满座。更新由宋德珠、王琴生等主演，营业不及黄金与天蟾，因天蟾为李少春《金钱豹》与《战太平》两剧，竟将能容六千余人之戏院，挤得水泄不通，实为空前未有之盛，德珠介乎二者之间，自不免相形而下矣，何况金城尚有李万春亦以武戏作号召哉……

《上海各戏院最近动态》，《戏剧报》1735号，
1943年3月11日

3月12日

名坤伶梁小鸾，于本月12日拜梅兰芳为师，在迈而西爱路罗公馆举行拜师典礼，仪式极为庄严，本刊主编梅花馆主亦参加观礼。

《最后消息》，《半月戏剧》4卷9期，1943年4
月1日

3月20日

……电台每晨及晌午所放的，多为梅兰芳由美返京后所灌者（因有二胡），其中有一片为胜利出品之《生死恨》很值得注意，其中佳处极夥，略谈如下：

头段开始为叫头“天哪！天”，此叫头调门极高，甚为惨恻，而嗓音亦圆润。“好命苦吓”之“苦”字，更比“天”字高一点，“吓”字音完时将音下垂，颇为细嫩之至。大锣倒板头胡琴起二簧倒板（琴师徐兰沅、二胡王少卿），调门大概六字调，并不很高，歌“耳边厢又听得初更敲响”一句，二胡外弦运用极活，“鼓”字最好，本为唇音，再加上腔调，更见活跃，外人极可仿之；“响”字之音平淡，后又矮而高，最后临终将稍微一颤，更为动听矣。继之为大锣（凤点头）起摇板共四句，第一句为“思想起当年事好不悲凉”，“当年”二字最佳，“当”音极短，“年”字之音先为平淡，后又忽然挑起，颇为惨恻之极；“凉”字时，忽然换一口气，此停与他者不同，腔停而二胡未停，以食指柔弦将其停带过，不但受听而不显腔停，实可谓之妙矣！再次为“想当初携金邦身为厮养，遇程郎成婚配苦命的

鸳鸯”两句，此虽两句而首尾相连，等于一长句。金邦之“邦”字，颇有愤恨前事之意，先将二唇合闭，然后再用力念出，将“邦”字后加一虚音，停后，二琴之填过门甚快，极为动听。“厮养”二字本为二句之尾字，因与三句相连，所以音韵极干以连三句之首字，“厮”字较高，“养”字较平。三句起首之“遇”音字较低，三音连起为一极佳之腔调。“程郎”二字之音，“程”字极短，含有“称”字之音，概系因韵调之故，“郎”音宛转甚活，一共连变四音，内有三音由鼻发出，所以甚为悦耳受听。最末“鸳鸯”二字，“鸳”音亦甚短，“鸯”与其为同一音阶，但“鸯”音甚长，大概多低音，只有一二为平音并不高，而二胡之外弦合之极适，闻音预测概少卿用者为碎弓，连紧一拽亦很好听。四句为“我也曾劝郎君高飞远飏”，为上句之音，“高飞远飏”四字，“高飞”之音极高，但“飞”之音有（由）唇所发音，颇为细嫩；“远”音含有“元”、“冤”之音，腔调极长，很可仿之；“飏”音先出“一”之音，后又有“昂”之音，混合一起成为“央”的音，宛转至斜音上又停，二琴一带又至“飏”字始终。场面起二更，唱片中只闻有堂鼓及大锣之声，颇为幽默之至。一声大锣后，“哆啰”起回龙（裹弦者），歌“有谁知一旦间改变心肠”一句，只“心”字之腔为最佳，先平淡后宛转高低，至“肠”字之后音，忽停闪一板，更加全片之精采矣！本片之头段至此述终。

二段起始为“大锣朵头”琴操慢板，因时间之关系皆用短过门，“朵头”内人只拉一遭，唱“到如今害得我异乡飘荡”一句，“飘荡”二字之腔与琴之音极合，而甚干，自高音落至低音，又加入二琴之填过门，甚为动听悦耳。二句无甚谈处，并非难听。慢板终，继原板，过门系自慢板接下，唱一段甚长，内中有一句系“要把那众番奴一刀、一个斩尽杀绝……”，为三字一停，停中琴加极小单字，直至“斩尽杀绝”四字，又闪一板，较前之回龙之闪板更加精采。“方称心肠”之“肠”字至完时，腔慢停琴将之余音带过，复接唱原腔，亦为一极佳之“花腔”也。二段至此亦告结束。

噫！实乃佳片矣。

眉山《唱片丛话——闲话〈生死恨〉》，《戏剧报》

1744—1746号，1943年3月20日、21日、22

日

北平长安戏院

夜戏：

北平京剧研究会《全部四郎探母》。

《戏剧报》1744号，1943年3月20日

京剧研究会，此次举办第四期公演，所订剧目，均甚精采，参加登场者，有特别会员、普通会员及会中职员，皆一时首选。兹因限于篇幅，将主要脚色，略为小文以介绍于观者焉：

杨玉铨擅净角……连墨庭（净）……殷耀华（女，青衣）……张泽圃（昆乱兼工）……李卓人（净）……张岚（女，青衣）……佟宝鑫（老生）……李升辅（青衣，花衫）、朱媪（女，老旦）、刘伯华（女，老生）……樊子齐（武生）……何建之（青衣、花衫、小生）、梁蔚如（青衣）……

《京剧研究会第四期公演特刊》，《戏剧报》1744号，1943年3月20日

按：樊子期即樊放，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京剧院担任导演。

北京国剧学会成立于民国二十年12月21日，从事学理研究、编纂工作。继为传习舞台艺术起见，附设国剧传习所，于二十一年5月12日，正式成立。延聘梨园名师王荣山、鲍吉祥、孙怡云、郭继香、冯蕙林、钱宝森、朱桂芳、朱玉康、徐兰沅、霍文元等人，担任教授，讲习剧艺。招考学员分为四组，共百余名。至二十二年3月间，理事会改组，迁于琉璃厂海王村公园，当年12月间，复以经费关系，传习所遂停办焉。

民国二十七年7月，国剧研究会理事会改组之后，先后成立昆曲研究会及中国音乐研究会，广征会员，从事研究方面工作。及三十年春间，理事会为研究及改进京剧起见，而谋恢复国剧传习所，特改设京剧研究会，聘请梨园名师，讲授舞台技术，并敦请当代剧学者，及梨园名宿多人为顾问，指导一切。成立日期，为是年3月10日。开办以来，研究成绩，甚称良好。曾三次假座长安戏院，计为：（一）民国三十年6月7日，（二）三十年11月1日，（三）三十一年9月12日，举行公演大会，使会员得有舞台剧艺实习之机会，并可增加会员研究之兴趣也。

《京剧研究会创立小史》，《戏剧报》1744号，
1943年3月20日

3月22日

北平开明戏院

夜戏：

特由上海聘来新剧专家李君长山编排、导演最奇特彩景剧《头本移山倒海》
(第一部《三擒三纵薛丁山》)。

角色均以出场为序：何宝童、小百岁、王兰秋、孙瑞春、双艳华、张菊行、
赵小楼、雷喜福、李洪春、王铁侠、鲜蕊芳、鲜蕊芬、刘兰秋、宁素云、刘俊文、
刘俊武、刘俊元。

《戏剧报》1746号，1943年3月22日

3月25日

张淑娴投拜梅兰芳为师……25日的下午8时，便在莫利爱路孙家举行拜师仪
式……

……此番推荐淑娴执礼梅门的是仰农、曜东昆仲（按：孙仰农、孙曜东。编
者）……

严正《张淑娴拜师观礼记》，《半月戏剧》4卷9
期，1943年4月1日

4月1日

四一之夜，尚小云在三庆演《全部三剑客》，尚自饰张经芳，王凤卿饰正德，
杨盛春饰刘三奇，尚长春饰黄衫剑客，赵和春饰辽东剑客，贾寿春饰紫髯剑客，
李荣安饰刘廷鹤，高富远饰张大奇，萧盛萱饰马张氏，孙盛文饰飞龙和尚，韦三
奎饰刘忠，张福昆饰刘瑾，可谓无角不佳，极尽花红叶绿之妙，而其最精警之场
面，为（一）张经芳自织自叹，（二）张大奇向马张氏索酒钱，（三）张、刘酒馆
邂逅，（四）张经芳夜救刘廷鹤，（五）古庙遇贼，（六）三剑客救圣驾除恶僧……
诸场均有恰到好处之妙。尚氏演剧，唱念做打，四者皆长，而其表情，尤能于小